

互联网思维下的高校辅导员学生工作探讨

段栋文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泸州 646300

摘要:在互联网时代,高校学生和辅导员之间的沟通和互动频率并不高,与部分辅导员的的学生工作意识和服务管理思维观念存在一定偏差有关。很多高校大学生并不能理性判断互联网中的潜在安全隐患,高校辅导员则需要从更多实际案例入手,着重提升互联网思维,才能够逐步提升学生工作质量。本文将着重探讨互联网思维下的高校辅导员学生工作策略。

关键词: 互联网思维; 高校; 辅导员; 学生工作

Discussion on the work of college counselors under the Internet thinking

Dongwen Duan

Sichu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Chemical Technology, Luzhou 6463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era,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and counselors are not very frequent. It is related to the deviation of students' work consciousness and service management thinking concepts in some counselors. Many college students are not able to rationally judge the potential security risks on the Internet. College counselors need to start with more practical cases and focus on improving Internet thinking to gradual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work.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Internet thinking of college counselors' student work strategy.

Keywords: Internet thinking; University; Counsellor; Student work

在三全育人等新型教育理念的背景下,高校辅导员需要及时正视自身管理和职能,才能够合理运用互联网思维为高校学生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等相关工作。但是部分高校辅导员并不能及时预警在校学生,对互联网思维的认知和理解存在一定偏差,因此会间接浪费较多时间和精力在训诫学生等工作层面之上,非常容易招致高校学生的反感和抵触。

一、互联网思维概述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但是很多高校学生并不能客观看待此类言论,很容易陷入互联网游戏和社交媒体平台之中,逐步降低了专业学习兴趣和学习质量。互联网思维,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和网络空间的思想碰撞形态^[1],很多高校学生所能够接触的互联网技术非常广泛,还能够在“言论自由”的网络空间畅所欲言,但是也容易忽略部分互联网言论的真实性,对部分社交网络空间中的不实言论并不敏感,非常容易被带节奏,逐步失去主观判断能力。互联网思维需要借助于不同互联网技术平台和信息传播模式,才能够逐步拓展互联网技术和信息传播渠道,还需要将互联网思维与本专业教学内容进行有效融合,才能够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的独特应用优势^[2]。互联网思维更加偏重于信息资源的传播主体和受众客体,因此高校学生管理人员需要深入探究互联网思维和

多元化互联网技术平台之间的关联性,需要选用更适合大学生年龄段的沟通方式,才能够将高校学生的所见所感与日常学习生活经验相结合,逐步提升高校各项育人工作效率和育人质量。

二、高校辅导员工作开展存在的不足

2.1 管理与服务存在冲突和矛盾

在高校辅导员的学生工作体系中,管理工作和服务工作是相互独立的,因此部分高校辅导员的学生工作进程非常缓慢,与管理服务之间存在冲突和矛盾等现象有关。尤其在信息化时代和网络时代中,高校辅导员需要衔接高校和学生群体,将信息服务和思想政治管理等不同工作内容进行稳定过渡^[3]。但是很多高校辅导员在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互动的过程中,并不能深入理解学生工作的本质,学生管理方法和服务理念滞后,因此并不能全面贯彻落实以生为本的高校育人宗旨。高校辅导员的自身学历水平基本高于本科生,但是在实际开展学生工作的过程中,只能够依据原有的工作经验,并不能深入挖掘互联网时代中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表现是否存在较多偏差^[4]。学生管理和学生服务的工作方向有一定差异,但是整体学生工作观念需要以生为本,才能够逐步呈现出三全育人教育理念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高校辅导员在开展各项学生工作的过程中,往往会将自身

置于教育者的角色,学生管理和服务效果并不显著,管理和服务观念存在一定冲突。

2.2 批评多于激励

在很多高校辅导员开展学生工作的过程中,并不能注重方式方法,批评多于激励,因此并不能最大限度激发和提升在校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和自律性,还容易引发冲突和矛盾等问题。部分高校大学生的家庭关系和家庭教育并不尽如人意,若高校辅导员盲目选用批评的教育方式,则会起到反作用,还容易让高校学生产生轻生等极端的想法。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中,网络信息资源的多元性特征,能够集中体现高校在校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变化趋势,若高校辅导员抑制大学生的言论自由,则会出现较为极端的言论和行为表现,对高校内部舆论的引导工作产生负面影响。批评多于激励,是很多高校辅导员教师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并且还会产生较多负面社会舆论。在传统的高校学生教育体系和工作模式之中,批评和激励都能够协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但是需要熟练掌握批评和激励尺度,才能够避免伤害到学生们的自尊心^[5]。部分高校辅导员教师只能听取一面之词,并不能从学生的视角探析异常行为表现背后的原因,盲目批评多于激励,因此并不能形成良性的信息反馈机制,不利于开展学生工作。

2.3 缺乏尊重意识

由于高校辅导员需要衔接高校和学生群体,因此需要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才能够逐步提升高校学生工作质量和三育人效率,还需要结合不同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协助学生制定专业学习计划和职业发展规划等内容,从思想、学习生活以及专业发展等不同层面快速界定学生管理和服务工作的相关实施内容。但是部分高校辅导员普遍缺乏尊重意识,对不同学科专业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职业能力发展情况并不关注,并不能协助学生制定科学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发展目标。部分高校辅导员教师在全面开展信息共享等相关工作的过程中,普遍缺乏尊重意识,并不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还会对其他学校工作进展产生负面影响。高校辅导员的学生工作比较琐碎和复杂,若缺乏尊重意识,则会将辅导员的学生的作品内容局限在某一个层面之上,与学生群体之间的互动和沟通交流进程更加缓慢。

三、高校辅导员学生工作的主要内容

3.1 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

高校辅导员需要成为学生思想的引路人、学业导师、心灵导师以及职业规划师,因此高校辅导员需要身兼多职,才能够逐步提高在校学生的思想觉悟,还能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与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进行有效衔接,从不同专业学科的长远化发展角度,协助和引导学生快速理解和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本质和实践应用价值。高校辅导员需要在提高学生思想觉悟的过程中,逐步挖掘互联网时代中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自律性

是否存在较大偏差,还需要为学生们提供差异化和多元化的自主学习与职业发展规划等内容。部分高校大学生非常容易满足于现状,此时高校辅导员需要在充分尊重学生自主意愿的基础之上,深层次挖掘学生心理层面上的真实需求,还需要对高校学生工作的成功案例进行创新解读,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从而逐步提升高校学生工作效率,但是需要客观评估不同学科专业学生在参与高校育人环节中的重要性,避免因小失大抑制学生的天性。

3.2 促进学生生活状态的改变

在互联网时代,高校辅导员和不同专业班主任教师,需要协同促进高校学生生活状态的改变,倡导张弛有度的学习和生活节奏,才能够逐步提升高校学生的专业学习质量和生活自律性。很多高校学生在进入高校进行生活和学习的初期,普遍存在较多不适应的情况,因此高校辅导员和班主任教师需要及时沟通和协调新生和老生之间的互动频率,有效促进学生生活状态的改变,集中纠正本科生的不良生活习惯,引导学生逐步形成规律的作息和休闲娱乐习惯。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很多高校大学生能够接触更多网络信息资源,还能够将其渗透在日常学习和生活模式之中,但是很容易沉溺于网络游戏和社交网络软件之中,松懈了专业学习和规律作息。因此高校辅导员和班主任教师需要有序引导在校学生形成较为规律的作息,协助学生合理规划学习和娱乐生活时间,在张弛有度的基础之上,逐步塑造全新的高校学生精神面貌。

3.3 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

在互联网时代,高校辅导员还需要重点培养高校学生的安全意识,例如实验室安全、住宿环境安全、人际交往安全、网络信息安全以及个人隐私安全等不同教育层面,都能够直接影响到当代大学生对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的认知和理解层次。高校辅导员教师在重点培养学生安全意识的过程中,需要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才能够从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中全面总结经验和教训,辅导员也能够成为学生群体的朋友,在畅所欲言的过程中,逐步拉近辅导员和学生之间的情感距离。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因此需要切实让大学生感受到较多安全风险和威胁,才能够认真对待不同学习和生活层面上隐藏的安全隐患因素。部分高校大学生对日常学习和生活形式并不重视,在社交网络空间中的部分言论并不切合实际,从而严重影响到高校局域网的内部信息和环境安全。高校辅导员需要对比分析不同学生工作案例,对不同专业学生所反馈的信息进行集中整理,着重培养学生群体的安全意识和危机意识。

四、互联网思维下高校辅导员学生工作的创新策略

4.1 提升互联网思维观念

在互联网时代,高校辅导员需要逐步提升互联网思维观念,对不同时政信息和社会新闻进行创新解读,才

能够协同开展学生管理和服务等相关工作。部分高校辅导员教师会将微博、QQ 以及微信等不同社交软件作为信息共享和传播的主要渠道,在精准定位自身工作角色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不同专业学生的自主意愿,但是需要慎重选用批评教育措施,以免形成对立的教育教学态势。在实时变化的互联网技术平台中,不同言论信息的传播主体都集中在大学生群体之中,因此高校辅导员需要协同班主任教师,在逐步提升互联网思维观念的基础上,逐步引导和鼓励理解掌握政治正确的实践应用价值,充分尊重大学生群体之间存在的价值观差异和思维观念差异。高校辅导员教师需要合理运用互联网技术资源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创新解读不同专业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言论和行为表现是否存在较多异常。

4.2 科学制定管理和服 务方法

在互联网时代中,高校辅导员需要科学制定管理和服 务方法,才能够避免出现对立的教育角色,还需要注重大学生群体的异常思想观念和行 为表现,关心本专业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进度,及时与学生群体进行对话和沟通交流,才能够逐步提升学生工作质量。尤其在特 定时期例如期中期末和寒暑假中,高校辅导员教师不能够将自身当成传话筒,才能够与学生们共同探讨学习和生活中共同遇到的难题和挫折,在开导学生的过程中,还能够协助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和积极正能量的学习生活观念。部分学生在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之后,从心理和生理层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此时高校辅导员需要及时关心学生的异常情况,及时拉近与学生之间的情感距离。高校辅导员在执行管理和服 务工作的过程中,需要给予学生充分的尊重和言论自由,避免顾此失彼,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4.3 利用互联网这把双刃剑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在互联网时代中,高校辅导员需要具备较强的互联网思维,才能够合理利用互联网技术这把双刃剑,针对性提升大学生们都综合素质水平,还能协同班主任教师重点挖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就业创业观,合理运用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将信息传达渠道进行科学拓展。部分高校大学生并不能在第一时间快速判断和识别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优势和潜在的安全隐患,因此高校辅导员需要集中整合较多反诈案例和信息安全案例,引导和鼓励 学生参与 到线上和线下讨论环节之中,间接强化当代大学生的互联网技术应用意识和信息素养能力。但是高校辅导员教师需要客观研读学生的言论发

表动因,其内心思想观念和 心理需求相关联,不同学科专业的大学生,其在实际面临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中,心理层面的变化趋势并不完全可控,因此需要合理运用互联网技术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4.4 将学生管理和互联网安全有机融合

在互联网时代中,高校辅导员需要将学生管理和互联网安全有机融合在一起,才能够从更多现实案例入手,逐步增强当代大学生的个人隐私保护意识和网络安全意识。高校辅导员需要具备更加全面的互联网思维,充分重视大学生群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言论自由状态,但是不能够单纯在群里推送校园公众号的各类文章,其阅读量也会显著降低。高校辅导员在实施学生管理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充分注重安全意识的渗透和引申,才能够将学生管理措施与互联网安全管理层面有机融合在一起。高校辅导员需要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尽量采用扁平化的信息传递模式,有效缩短学生和辅导员之间的沟通距离,还能够逐步拉近与学生群体之间的情感距离。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与互联网安全有机融合,则需要从安全应用软件、安全意识、法律法规意识等不同层面进行逐步渗透。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思维模式中,高校辅导员的学生工作需要呈现系统化和综合化等特点,因此需要将学生日常管理工作 和互联网中的信息咨询服务工作有机融合,才能够逐步提升当代高校学生的思想引导效果,还需要贴合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内容,保障辅导员和学生群体之间沟通渠道是畅通的。

参考文献:

- [1] 苏潇. 高校辅导员“三 明三康”育人职业形象塑造研究——基于辅导员学生工作测评分析[J]. 烟台职业学院学报,2021,16(04):73-76.
- [2] 邢雅萍. 论精细化管理模式在高校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应用[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1,5(05):59-61.
- [3] 赵磊,牛佳惠. 高校辅导员工作对学生管理信息化的服务建设[J]. 办公自动化,2021,26(17):20-21+8.
- [4] 林旻. 高校辅导员学生工作的精细化管理模式探索[J]. 中外企业家,2020(17):164.
- [5] 罗静. 探索高校辅导员向服务型学生工作模式的转变及实施效果[J]. 大众标准化,2020(09):61-62.